

<<安雅堂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安雅堂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265071

10位ISBN编号：7538265074

出版时间：2003-1

出版时间：辽宁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陈子龙

页数：50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安雅堂稿>>

内容概要

《安雅堂稿》属新世纪万有文库系列，为探明文化学术之源流，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的得力助手

。《安雅堂稿》是第六辑传统文化书系之一，其中含的大量奏疏涉、抗清、镇压李自成、张献忠起义细节，对研究晚明史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，是学者研究必备之书。

<<安雅堂稿>>

作者简介

陈子龙（1608-1647），字卧子，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县）人。崇祯进士，曾任绍兴推官和兵科给事中，清兵陷南京，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，开展抗清活动，事败后被捕，投水自杀。他是明末的重要作家，诗歌成就较高。诗风悲壮苍凉，充满民族气节。擅长七律，绝句写得非常出色。

<<安雅堂稿>>

书籍目录

本书说明	安雅堂稿目录	卷一	卷二	卷三	卷四	卷五	卷六	卷七
卷八	卷十	卷十一	卷十二	卷十三	卷十四	卷十五	卷十六	卷十
七	卷十八	附录一	论史	附录二	兵垣奏议	附录三	宣统本序跋	校勘记

<<安雅堂稿>>

章节摘录

猗嗟乎荃之不作也，惨凄兮后皇之不平。

初脩姱以芝兰兮，曾独长乎众芳。
依春宫而敷华兮，蕙与若其共荣。
本联骈以媚君兮，疑不御而谁明。
守巉巉之幽谷兮，卒自保其洁清。
风烈烈以吹女兮，霰霏霏而袭之。
胡昊天而降此霜雪兮，乃愈茂乎菜藜。
文章萎其将落兮，白日淡而无姿。
唯佚女之延伫兮，揽遗芬而朝饥。
物同好而必辘兮，情异观而若遗。
匪沟约之未工兮，世暗暖而莫知。
乘翠虬而告重华兮，云容容于九疑。
我将使伯禹正之兮，泅水混混而未夷。
岂英皇之善蛊兮，揆武仲于三危。
彼巧言之高张兮，忠无路而自陈。
身迈远而含戚兮，冀微志之获申。
昔与君未有成言兮，何结欢之可恃。
敢*我之佳丽兮，誓幽贞以常履。
起佬僇于襟除兮，申旦旦于九天。
春与秋其终古兮，斗何心而屡迁。
涂白露于衣裙兮，诉列星而自怜。

昔余扬舲于大江兮，期夫君于山之阿。
当凛秋之明月兮，炤玉台之嵯峨。
梧楸纷此坠露兮，回风起于庭柯。
倡高言之耿介兮，谐律吕之清和。
兰与棘其异圃兮，松梧端正而交加。
期瑚升而珽荐兮，固凤舞而鸾歌。
我将搴白鹭以为盖兮，结素蛭以为裳。
命璇宫之帝女兮，挹北斗之酒浆。
与君叩乎九之门兮，冀少愉于上皇。
执忠信之徽绳兮，亨大道之芬芳。
岂天路之终遐兮，志含辉其必明。
草同根而齐味兮，鸟比翼而遥征。
惊焚轮于大隧兮，晦白日于中路。
赴悠悠之玄夜兮，曾不余乎回顾。
忽云崩而雨坠兮，嗟恩好之不固。
穷景象而相求兮，入虚无而莫御。
路默默其无垠兮，情绵绵而谁附。
登高邱以睇望兮，眇灏气之横流。
知荒思之当惩兮，裁予心而若抽。
怀悄悄而内凜兮，魂熊熊以上浮。
身有几而相痛兮，心无限而常愁。
我欲问于天孙兮，岱宗高而孔*。
又改岁以发春兮，国无人而鲜欢。
立旷野而出涕兮，指浮云以盘桓。

<<安雅堂稿>>

霜霰交下于青林兮，野翳翳而常阴。

胡日月之熠临下土兮，曾不鉴乎予心。

既晦明之迭代兮，独长夜之沈沈。

兰既萎而馥泽兮，桂已伐而极芳。

美自内其必著兮，誉以久而称章。

迷阳横于九逵兮，蕢蓐蔓而盈床。

鸱枭夜察以鸣鼠兮，蝮蛇藜藿而在旁。

启九天而无路兮，遭群丑之方张。

彼党人之工吠兮，变苍素于须臾。

指晨风于深渊兮，索鱧鮪于山蜗。

扬陇廉之姣好兮，黜孟皦为不姝。

欲脯肝而污务光兮，求墨子于桑中。

诚盗言之波诞兮，胡孔甘而易从。

志有疑而必动兮，听先入而多壅。

弃屈轶于草莽兮，孰能察其佞之与忠设机智而伺凤兮，遂德衰而道穷。

荃独哀人生之蒙昧兮，乃轻举而高驰。

命屏翳以驾车兮，招纤阿而馭之。

虽神人之迴道兮，岂忠恇之可移。

何清都之谅直兮，玉女粲然而相讥。

苟啮訾之易为兮，惟郢路之先资。

帝曷不使咎繇正之兮，当省察其虚辞。

仰苍天而烦冤兮，时晦暝而若堕。

既溘死而终古兮，宁莫辨其是非。

气涸以无际兮，心缭悒而日纡。

亮执节之不替兮，神终眷乎此都。

念旧好而震痛兮，惜贞侣之永徂。

夫两军相遇，角力于原野，我能决其必死，而不能决其必胜，幸而胜矣，则必多伤士卒，非善用兵者也。

《孙子》曰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

”用兵之道备是矣。

要之因敌设势，因势定谋，权不可预立，机不可先露。

虽有良将，能知其循环无端之妙，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也。

或牵其重地，或制其重兵，或出其不意，或击其既衰，或夺其应援，或覆其腹心，或震其虚声，或隐其精锐，以此取胜者不可胜数。

凡是皆所谓奇也，我皆不暇论。

独两军对垒之间，其胜败之数浅而易知，然今人不知讲求者，未审于奇正之说也。

孙子盖深明于阵势者，凡兵之形，非进则退，非纵则横。

夫进者、纵者即所谓正也。

而退者、横者即所谓奇也。

盖三军之勇怯不能大相过，苟敌将稍有纪律，不至望风而靡者。

则必相角于格斗之间。

古亦有义无反顾，力战以取胜者，然而非所恃也。

且以阵法而论之，虽有万人，岂当皆敌？

车营之制，排比而进，当敌者止一车而已。

骑兵之制，参偶而前，当敌者上三骑而已。

步卒之制，五兵并用，周而复始，当敌者止五人而已。

故专用正者，虽车骑甲士甚众，而立于无用之地者多，以之当敌者本少，即厚集其阵，何所用之哉。

<<安雅堂稿>>

于是不得不出于用奇。

而世之言奇者，一曰伏，二曰间。

夫用伏者甚多，然可施于山林隐蔽之区，而不可施于平原旷野之地。

用间者，如韩信之破赵，刘裕之取临朐，来护儿之破高智慧。

然可施之于无备，而不可施之于有备。

若夫平地之战，一军之间而可以为伏为间者，其法何在？

曰：非横击则不能全胜，非佯退则不能横击，此悍鸷之将百战而百胜者也。

予请举三事而证之。

昔者晋伐楚，胥臣既破楚之右师矣，晋之诸将未尝乘胜而逐北也。

狐毛、栾枝反佯退以诱楚师，而后原轸、郤溱得以横击而破楚。

赵括之击秦军也，武安君佯败走，张二奇兵以劫之，括乘胜造秦壁，而秦奇兵绝其后，括以败死。

慕容恪之攻冉闵也，厚集中军之阵，而分诸将于两旁。

闵直趋中军，燕两军从旁夹击，遂以获闵。

此三者，皆能于一军之间分奇正以成功者也。

夫练卒之法，一人之身，左右两手，有奇有正，况于三军之士乎。

古之人握必胜之师，十倍之众，犹不肯与人角力以自伤其锐，必用奇以取之。

而今之人以弱遇强，以寡敌众，猥云力战，宜其往而辄覆也。

昔唐文皇与李卫公论兵最多，而莫详于奇正。

靖之言曰：“奇正者，所以致敌之虚实也。”

夷考文皇生平用兵，大都以正兵与敌相持，而身率锐士数千，或横冲其中，或绕出其背，摧坚陷阵，使人莫措，辄以此取胜。

盖深有得于奇正之旨者也。

然而靖之言又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教正而不教奇。”

何哉？

夫奇兵无方，不可得而教也，教正乃所以用奇也。

战阵之间，事机呼吸，少有差跌，胜即为败。

我军既分为二三矣，假令我正军诡退，而一退不可止，我奇兵宜出，而见利有所疑，岂不势变于顷刻哉。

使非平日训练之严，恩信之至，操纵之熟，断不能用也。

故天下皆正兵也，用之者奇耳。

夫能使士可以进者，不足为善也。

可以退者，而后为善也。

营伍之内，相应若臂指者，不足为善也。

营伍之外，亦相应若臂指者，而后为善也。

苟非其人，奇可得而试哉。

况乎指画一国之形势，争衡天下之缓急，彼所为奇正更大矣，又岂庸人所知耶？

夫敌之形既动矣，诸侯必有与国，而盗贼必有徒党，此二者敌之所恃也。

我必夺其所恃，而后可以得志。

当此之时，不以力战为能，而以用谋为大。

此《孙子》所谓伐交之说也。

夫争天下之人，岂不欲自立？

而势有不得不出于交者，趋利不均者不交，避害不同者不交，恩怨不一者不交，缓急不倚者不交。

我苟得其说而御之，则利固可使为害，害固可使为利，恩怨之情可变，而缓急之势可移也。

是以能不劳而成功。

其说有数端焉，有乘其未交而急取之者，有知其方交而缓俟之者，有知其心之所患因而离之者，有知其心之所疑因而间之者，有两存之而待其变者，有先取之而夺其气者，有知其必合明以绝之者，有知其本携阴以收之者。

<<安雅堂稿>>

昔者魏武在兖州，南有吕布，北有袁绍。

荀彧、郭嘉皆以为两寇相援，其害甚钜，欲乘绍北击公孙瓒，先取吕布，而又和辑关中诸将，弗与绍合，魏以此霸。

姚萇之败于苻登也，恐登与苻曜有谋，乘其未合，遂亟击败之。

此所谓乘其未交而急取之者也。

赵充国之讨羌也，议者欲先击*、开。

充国以为先零欲叛，故与罕、开解仇，常欲先赴*、开之急以坚其约，今若击之，适使先零得施德于*、开而合其党也，弗击便。

此所谓知其方交而缓俟之者也。

关羽之镇荆州也，中原震动。

司马懿、蒋济劝魏武曰：“孙、刘外亲内疏，羽之得志，权弗愿也。

可割江南以封权，使蹑其后。

”魏武从之，羽以挠败。

石勒将袭王浚，而患刘琨为之援。

张宾以二人虽同晋臣，实为仇敌，若结欢于琨，琨喜我之服，而快浚之亡，必不相救，勒卒以灭浚。

此所谓知其心之所患因，而离之者也。

马超、韩遂起关中，贾诩劝魏武以计离之，竟与遂交马而语，异日与超书多所改窜，二人相疑，以至于败。

岳飞知兀术之恶刘豫也，获金谍者，谬语以豫欲内款，遣之适齐，兀术大惊，遂以废豫。

此所谓知其心之所疑因而间之者也。

昔袁尚之败诸将，欲急迫之，郭嘉曰：“绍立二子，权力相侔，急则相保，缓则相争，不如南向荆州，待其变成而击之，可一举定也。

”此所谓两存之以待其变者也。

唐文皇围洛阳，窦建德来援，文皇以城中所恃者建德，先破其众，则世充自亡矣。

遂亟据虎牢以击夏师，掳建德，而世充以降。

假令坐守洛城，而二寇得合，则唐之天下未可知也。

此所谓先取之而夺其气者也。

河朔抗命，凡有叛镇率为之请。

李德裕欲讨刘稹，而恐镇魏援之也，弗出禁卒，而即以其事属之二镇。

明告王元逵、何弘敬曰：“泽潞一镇，与卿事体不同，勿为子孙之谋，欲存辅车之势。

”二将遂以用命。

夫诸侯相结以拒天子，皆有唇齿之惧耳，我明许之于此，而必夺之于彼，则人孰不怀畏？

此所谓知其必合明以绝之者也。

吐蕃、回纥之围泾阳也，郭子仪知其争长不睦，遂亲人回纥军，相与约结，吐蕃遂遁。

人皆以子仪计无复之，而行险以成功，不知其间谍之精，审敌之当，其知二酋之不相能也久矣。

此所谓知其本携，阴以收之者也。

古之人出此数策以取胜者，不可胜数。

而世将以孙子生于春秋列国之际，莫急于交，而后世非所重。

是不然，无论海内分裂纵横之事复起乎，即一军之中必有倚藉，两将之间必有疑贰。

苟得其道，则卞庄所云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也。

今之人不能离之，又从而驱之使合，激之使固。

我多贰志而敌有同心，虽贲、育何所投其隙耶？

今国家幅隕广大，东沧海而西流沙，南滇池而北大漠，声教万里，靡不臣妾，土宇如此其版章也。

列圣相承二百六七十年，相渐以仁义，相和以礼乐，戴白之老不见兵革，承藉如此其深厚也。

主上神武不世出，而又究念治体，日昃不遑，大惠黎氓，力行恭俭，天子如此其神圣也。

若是，固宜海宇惠和，休嘉气塞，野无群飞之蛾，林有革音之鸟。

<<安雅堂稿>>

而何以东北桀骜之虜未剪，西南猖狂之寇未消？

说者至比于尧之九年，汤之七年，何事异而理同也？

执事发策，以奴寇交讐为大虑，而深愤于战守抚剿皆虚而无实，至云欲戡外，先定内，斯诚察本末、识缓急之论也。

今天下之患，固安在哉。

建州一隅，起海内骚动，疲所恃以事之二十年矣。

逃兵穷兵呼啸山泽，是寇之祸固生于奴也。

尘飞中州，烽连淮甸，至为出禁卫之兵，檄关宁之甲，遂使牧圉不固，边将益骄，是奴之防复分于寇也。

寇急既疾呼关塞之卒，奴急又速撤楚豫之师，边饷日增，则不得不急于催科，而民愁益甚。

地方中寇，则不得不尽为肆赦，而国课益虚。

是寇与奴之患又循环无穷，而天下受其弊者也。

二者之为患也等。

然惟圣人安内以攘外，故愚生请先言平寇之策，而后陈制奴之方，可乎？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